

晚风徐徐地吹着,让人感到一丝惬意。云和诚下白班后加班刚刚干完活。云拂了拂秀发端着洗澡盆去洗澡,诚搓了搓发困的脸也拿着洗澡用品向洗澡间走去。

这是车间一个临时洗澡间,男女洗澡只隔一堵墙。以前,曾经发生过蒸汽管内窜气现象,但丝毫没有减弱大家洗澡的热情。

诚拧开水阀,蒸汽和凉水经过混合后的温水浇在他疲沓且汗腻的身上,他感觉非常舒服,心情好极了。

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淹没了周围一切。但诚听到了隔壁云洗澡传来的“哗哗”声。诚不敢胡思乱想。诚是一个老实腼腆的年轻单身,而云是车间的“一枝花”,典型的“冷美人”。

突然,诚闻到洗澡水里有一股刺鼻的气味。皱了皱眉头,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冲出洗澡间。当诚刚准备离开时,蓦地,他想起了一件事。他迅速地回了一头,只见云洗澡间的门还紧闭着,里面还隐约传来“哗哗”的水声。

云还在里面!诚的脑子闪过这个概念,他正准备冲进女洗澡间(简易洗澡间的门用的简易插销,只需一脚就可踢开)。但他突然停下来,他想:“云或许还没来得及穿衣服,何况是女洗澡间,不能进!”

“救人要紧!”诚自言自语。当诚准备再次冲进去时,他又迟疑了。“不行,不能进。云是冷美人,别人知道了怎么

说?”

诚犹豫再三,突然一拍脑门:“咋这么笨呢,去叫女工来救人!”

诚从车间叫来了两个年轻女工,两个女孩不愿戴防毒面具,手捂着嘴进去关了水龙头,又跑出来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了一会,然后进去磨蹭蹭地给云穿好了衣服,费了好大力才把云从洗澡间抬出来。

这时,本车间听到消息的工人都来了。有人提醒:“赶快拨打120,叫救护车来救人!”有人去打电话了。

“晕中毒,应该做人工呼吸!”又有人建议道。

大家互相巡视,一片沉默。

诚嘟囔了一阵,才从嘴边挤出几个字:“我也不……”

其实,诚在上大学时就学过人工呼吸,而且做得相当标准。但此刻,诚心想:给一个“冷美人”做人工呼吸,而且是口对口,众目睽睽下,怎么好意思?人言可畏,坚决不能!诚想着,觉得满脸通红,火辣辣的。

救护车终于来了。救护人员立即对云进行了临时抢救。最后,一个大夫惋惜地说:“太晚了,要是早点救人,及时做人工呼吸,这姑娘就不会……”

救护车拉走了美丽的云。一阵大风刮地而起,刮起一片尘土。诚的头“嗡”的一声爆炸了似的,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代价

小说 文/海天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偏激而固执地认为照镜子是女人的专利,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每每见到有些男人从怀里掏出镜子或对着墙上的镜子半是欣赏半是得意洋洋,我总是感到有些忍俊不禁。至于何故,我从来没有细想过。

前两年,社会兴起一股同学聚会风,我自然也不能免俗。每逢此时,我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总是下意识地对镜审视对方的面部表情,无论男女,也不分美丑。此时,有人戏谑我为“职业病”,而我只是笑笑置之,依旧恶习不改。我发现同龄人大都在日渐衰老,而且老得令人无端地生出一种悲凉之感。特别是见到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当年那个令众多男人争风吃醋,令女生发生恶性事故的女人吗?说来也不可思议,待我重新定睛审视对方时,又觉得她没老,她依旧是那么动人楚楚,风韵犹存,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视力是否有病。

经过医学鉴定了我的视力基本上正常,可奇怪的是凡是见到同龄人都觉得她(她)们在变老,惟有自己似乎依旧年轻,自然信心也陡增。记得十六年前在电视台工作时,有位年轻漂亮的女

编辑曾问:“梁青岭那两眼睛绝对的与众不同。”为了这个女无性面前的一句赞美我自信。愈是这样,我就愈是远离镜子,常常对镜者暗自窃笑。直至去年在电视台的专栏中见到自己有些略显苍老、臃肿的形态,完全失去了几年前在《大家谈》的风采,一种悲凉的情绪瞬间从脚底升至头顶。我破例来到镜子

面前仔细观察,不禁大吃一惊,我不但满额头的沟壑已呈纵横交错的趋势,而且两眼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彩。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远离镜子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在其潜意识中乃是一种自卑,只不过是自愿承认罢了。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习惯用一双敏锐的目光去洞察别人的眼睛,而却忽视了对自己的审视。

其实,人由年轻到衰老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逐年改变的。由于我拒绝照镜子,

照镜子

散文 文/梁青岭

有些幽默是属于乡村,属于农民的。

三十年前,我在一个乡镇(那时叫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到一个派斗争很激烈的村子驻队。真正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还要召集一些老八路、老红军开会,商议如何把生产搞上去。这样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村子终于由乱到治,乡亲们都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后来,我被调回公社。临走前的几天,乡亲们一拨一拨地来看我,挎着柳条编的篮子,小蓝子,里面装着平时舍不得吃的煮熟的鸡蛋和点上了红点儿的白馒头,用白毛巾盖得严严实实的。

那天,送走乡亲们已是掌灯时分,那个年代是不时兴喝酒的,可是房东还是破例弄了三个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煮花生米,一盘辣椒炒白菜,温上了一壶地瓜干酒。大锅里煮的是地瓜粥,炊烟里飘着甜丝丝的

一套跟学校所需要的发生了激烈冲突。他教学的目的培养学生的思考、动手、创新素质的能力,而学校需要的是如何让学生通过将来的应试,如何不被考试淘汰掉。

让自己的学生去参加这样的“淘汰赛”,不是卢安克的愿望。思来想去,卢安克觉得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只好选择了离开。

然而,他的学生们却喜欢他,他走时,学生们都依依不舍。

愈“挫”愈勇,德国小伙得到国人尊重

离开阆中乡中学后,卢安克回到了德国。可是,卢安克实在太想在中国进行他的教学尝试了。2002年6月,卢安克又来到了中国广西的东

我的“对象”十三岁,我十二岁,谁信?这是真的。乡下人叫“笆斗亲”。

“笆斗亲”意为孩子在坐笆斗的时候定的亲,也指小时候定亲。

村里孩子生下来多半坐笆斗,笆斗是柳条编的盛谷物的容器,柱形,底部没楞角,笆斗四周围床薄板,插着方便,挑着就走,乡下人也用它当孩子的摇篮。

七十年代我们家下放到那个很偏僻的村子。父亲不擅农活,队上还算是个会计,就父亲到油坊做会计,闲时喂喂猪的两匹马。虽说会计在村里不是人人都能当的,但这在当时还是叫人眼羡的差事;母亲就为村民做衣服挣工分。村民们靠手艺养活自己,想到邻居小八比我矮一截能挑得动两担粪,母亲看我瘦弱的身子,常常叹气日后我在农村日子可怎么过。

“嗨——嗨!”这样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童年里刻骨铭心的音乐和画面就是打油人的吼声和青筋暴突有汗珠的脊背,它深入了我的血液和骨髓。在精神和意识极其困乏的时候,体魄和物质就很警醒。那时乡下打油用的是棒,裹草把碾碎的芝麻码成饼状,排放在棒里然后塞紧用锤打。打锤是力气活,锤分三号,一号锤有一百多斤重,二号锤也有六十斤重。记得那时江叔常常指着锤逗我:“你进来。我把脸憋得发紫锤在地上就是不动。江叔是打油的,有劲,村

笆斗亲

散文 文/陈绍龙

觉得嘴巴有些紧了,张开有些困难,原来是嘴舌使用频率过高,有些干渴,于是他也开始吃桔子,局长吃了三个桔子,局长吃桔子的空当也没有停止讲话。最后,局长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局长圆圈的脑袋在桌子上时不时的滚动几下。

渐渐地就到了午夜。“半边天”们打了几次呼噜都没有回应之后,就都纷纷来寻另一块“半边天”了,于是都愣住了,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流着战战兢兢的泪去摇晃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待他们恍惚醒来的时候,觉得像是从远古的地方而来,懵懵懂懂的如坠云雾。局长被妻子摇晃醒之后,混乱地说,再继续下去,局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局长就直问这些桔子的来历,并且做好了报案的一切准备。秘书说是从农科所里买来的。局长就打电话问农科所到底是怎么样回事,那里的人说:“这桔子是他们刚刚培植出来的,里面含有一种安眠药的成分,最适合宜失眠的人和整日泡在海里的人吃……”

神奇的桔子

小说 文/文欢

不好插话,只好干着急。轮到牛支书发言了,他重重的咳嗽了一声,开了口:“刚才,公社党委书记讲得很好,咱们要坚决执行唐书记说的办……”

散会后,田书记很不高兴:“你怎么给我改了姓?”牛支书嘿嘿一笑:“还不是你先开的头?兴我把‘牛’当成‘牛’,就不兴我把‘甜’当成‘糖’?”

上个月,我家附近来了个卖土豆的农村妇女,见了我便问:“大叔,买个什么?”

“大叔,买个什么?”我问。

“你大叔真幽默,也怪我脑子不管用,把土豆说成地瓜。上次在城里,让土人家一个顾客好顿训。”我听了不由感慨,也许,这就是城乡的差别。

时代在巨变。当年的二嘎子如今成了一家饭店的老板。

乡村的幽默

随笔 文/刘民

还是要求卢安克教他英语。卢安克说一自己英语水平一般,二没有时间精力,便又拒绝了。女青年很气愤,说虽然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但也能教育学生,一定能教中国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让卢安克看到谁教的学生有出息。于是,她索性也在屯里住下,也招起了学生,跟卢安克抢起了生源。

卢安克不胜其烦。他不想跟女青年“竞争”。他认为她要跟自己比的东西,根本不是自己要追求的东西。一段日子过后,卢安克由于要去北京用几个月的时间修改他的一部书,便暂时离开了林广屯,去了北京。他走时,学生们都去送他。

然而,对于卢安克的所作所为,社会上“热评”一直不断。有说他成了“疯子”,行为不可理喻;有说他的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乱弹琴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却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教育确实是应试教育,一切的一切只以分数论成败,忽略了学生创造力等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方面的培养,导致了许多学生步入社会后会发现自己其实在学校真没学到多少“管用”的东西。中国教育改革迟早会要进行的,会把“素质教育”、“能力教育”提到重要地位。然而,尝试“素质教育”这个工作却由一个洋人率先在中国的乡村搞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安克这个外国人不经意间在中国起到了“先行者”、“探索者”的作用,他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只不过,他搞得太“早”了点,因为他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认识一时间还没有“到位”,以至于在学校里跟我们的传统教育发生了冲突。

2003年6月底,卢安克修改书稿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他还是放不下他的“素质教育”,又打算回到林广屯,或是去阆中乡另一个地方重新找学生,进行他的教育尝试。(本文不得转载、摘编、上网、电子版。不得将此文提供给别的媒体使用。)

用耳朵交朋友

那天在闹市步行街的花圃边坐着,看见前边一个小伙子的背包撞上了一个汉子的脸。

本是件小事,道个歉也就完了。但小伙子匆匆的,像有急事,没注意。结果汉子恼了,一把揪住他,喝问:“你还有点礼貌吗?”小伙子莫名其妙,愣愣地看着汉子。汉子更火了:“猪鼻子插葱——你装象啊!”

小伙子弄清原由后,连声道歉;但汉子正在火头上,抓住他不放:“你上过学没有?还有一点教养吗?”小伙子脸红红的,不说话,只是尴尬而歉意地望着汉子,微微笑。

这时几个闲人围上前看热闹,汉子越发火:“看你像个打工仔,走路不长眼……”小伙子依然微笑着面对汉子,没有回嘴;旁边人似乎被他这冷,小言讥讽着。汉子一连串又说了许多,而小伙子只是微笑着听,像是在听一支流行歌曲。

几个闲人显然厌倦了,陆

缘

诗 文/刘妍

用一生的思念
想像
一次运行
你的目光是永远不变的航标

用一世的情结
织就
一条红地毯
你的微笑使百合更娇艳

用生生世世的日月轮回交替
沉淀一场
惊天动地的美丽
生也依依
死也依依

缘是什么
是你杯中凝香的茶
是我手中孤独的笔
是嘈杂的闹市中
两个灵魂切切的私语



辞旧迎新猴年到 刘涛

德国小伙中国乡村施“洋教”

兰县。这一回,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他来到了东兰县最偏僻最穷最远的林广屯。这里基本上没有小孩上过学,鲜有人会说普通话。卢安克觉得这里的小孩在教育上都还没经过“应试教育”的学校教过,还是一张“白纸”,他可以很好地从事自己的教学了。

卢安克找了一户农家,在那里住下了,每月他交给农户10元房租。因为这个“洋人”是免费“招生”、免费上课,不久,就有16个孩子来了。

上课了。卢安克首先要教学生们识字、说普通话。卢安克没有现成的课本发给学生,他也不想要课本。他首先从a、o、e、d、t、f教起,然后让学生们讲出自己想拼出的汉字,他再跟学生们一块把那个汉字拼出来。然后让学生记住这个汉字,不仅要学会识别它,还要学会去写它。再后

创新能力,培养学生们积极发挥自我、敢于改造自然、世界的自信心。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他,吃饭、做事、玩,一整天都想跟他在一起。

卢安克在屯里的生活很简单很艰苦,他不吃肉不喝酒,每天屯民一块吃青菜和米饭。他在德国的父母每年给他4800元人民币,供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开支。其实他在生活上花不了多少钱。钱大都用在他的教育上了。他赢得了屯民们的尊敬。

卢安克的事迹跟世人知道了。全国各地很多人给他写信,想跟他交流,甚至不辞辛苦前去找他,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然而,让卢安克想不到的是,2002年末,一位四川女青年突然来到了林广屯,找到了卢安克。原来,这位女青年曾给卢安克写过几封信,要求跟在他身边生活半年,以学习英语,都被他拒绝了。这回,她只身前来,

还是要求卢安克教他英语。卢安克说一自己英语水平一般,二没有时间精力,便又拒绝了。女青年很气愤,说虽然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但也能教育学生,一定能教中国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让卢安克看到谁教的学生有出息。于是,她索性也在屯里住下,也招起了学生,跟卢安克抢起了生源。

卢安克不胜其烦。他不想跟女青年“竞争”。他认为她要跟自己比的东西,根本不是自己要追求的东西。一段日子过后,卢安克由于要去北京用几个月的时间修改他的一部书,便暂时离开了林广屯,去了北京。他走时,学生们都去送他。

然而,对于卢安克的所作所为,社会上“热评”一直不断。有说他成了“疯子”,行为不可理喻;有说他的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乱弹琴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却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教育确实是应试教育,一切的一切只以分数论成败,忽略了学生创造力等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方面的培养,导致了许多学生步入社会后会发现自己其实在学校真没学到多少“管用”的东西。中国教育改革迟早会要进行的,会把“素质教育”、“能力教育”提到重要地位。然而,尝试“素质教育”这个工作却由一个洋人率先在中国的乡村搞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安克这个外国人不经意间在中国起到了“先行者”、“探索者”的作用,他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只不过,他搞得太“早”了点,因为他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认识一时间还没有“到位”,以至于在学校里跟我们的传统教育发生了冲突。

2003年6月底,卢安克修改书稿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他还是放不下他的“素质教育”,又打算回到林广屯,或是去阆中乡另一个地方重新找学生,进行他的教育尝试。(本文不得转载、摘编、上网、电子版。不得将此文提供给别的媒体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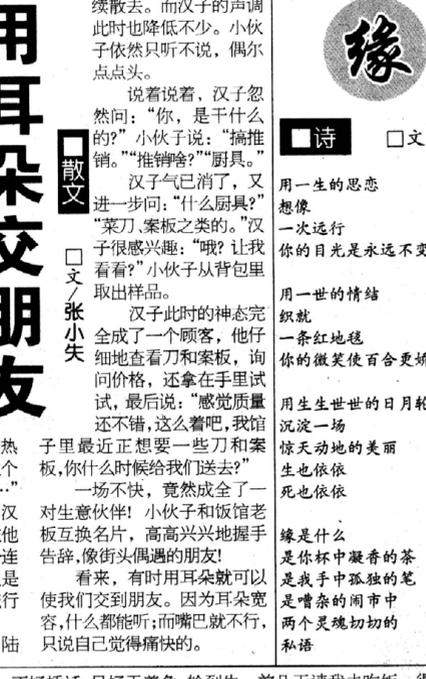
德国小伙中国乡村施“洋教”

卢安克说一自己英语水平一般,二没有时间精力,便又拒绝了。女青年很气愤,说虽然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但也能教育学生,一定能教中国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让卢安克看到谁教的学生有出息。于是,她索性也在屯里住下,也招起了学生,跟卢安克抢起了生源。

卢安克不胜其烦。他不想跟女青年“竞争”。他认为她要跟自己比的东西,根本不是自己要追求的东西。一段日子过后,卢安克由于要去北京用几个月的时间修改他的一部书,便暂时离开了林广屯,去了北京。他走时,学生们都去送他。

然而,对于卢安克的所作所为,社会上“热评”一直不断。有说他成了“疯子”,行为不可理喻;有说他的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乱弹琴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却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教育确实是应试教育,一切的一切只以分数论成败,忽略了学生创造力等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方面的培养,导致了许多学生步入社会后会发现自己其实在学校真没学到多少“管用”的东西。中国教育改革迟早会要进行的,会把“素质教育”、“能力教育”提到重要地位。然而,尝试“素质教育”这个工作却由一个洋人率先在中国的乡村搞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安克这个外国人不经意间在中国起到了“先行者”、“探索者”的作用,他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只不过,他搞得太“早”了点,因为他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认识一时间还没有“到位”,以至于在学校里跟我们的传统教育发生了冲突。

2003年6月底,卢安克修改书稿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他还是放不下他的“素质教育”,又打算回到林广屯,或是去阆中乡另一个地方重新找学生,进行他的教育尝试。(本文不得转载、摘编、上网、电子版。不得将此文提供给别的媒体使用。)



辞旧迎新猴年到 刘涛